

王遵嚴集

十九二十

庫文閣內		
四 函	一 六	三 五 七 四
架	冊	號
		漢書類

庫文閣內		
三 七 函	三 八 七	三 五 七 四
架	冊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74
冊數	16	(7)
函號	317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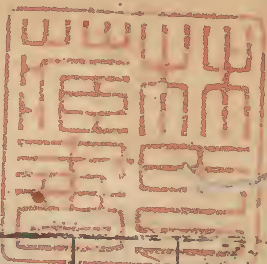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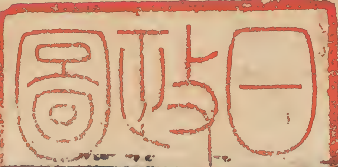
送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

淺草文庫

送朱鎮山先生序

樂之係於性者。果何物哉。中天下以立四海之上。庶民由之以定。猶以為於性不存。所謂天下之英才者。求之生民千萬之中。宜可以一二數。誠使其勢得盡合而與之處。猶且寥兮希乎其未足以群也。而不以易廣土衆民之欲。何哉。道之融合彼已。不以形骸牿其同體之真。由君子所以定庶民育英才者。觀之亦何有不同。至其通於君子之志。黽勉至教循焉。而能明其端悟焉。而有



蓋於得斯英才之所以爲可樂而彼得君子以定者徒使之由焉而已如是則雖其心之樂猶爲形乎其所欲而不足以係乎性也今夫得四海之民而定之豈無英才出於其間而教育之樂亦奚必窮居隱約獨與其徒處者而後有之也樂也者寓乎所性所欲之際而每難於兼得故誦詩讀書修於畎畝之中出而阿衡有商盡覺天生之民俾之有知當其時由以定焉者之衆宜不勝乎賢智之在於教育之下者之多前乎此爲契後乎此爲周公皆由是也三君子者之樂謂之周乎欲而通於性而孔孟之窮雖其樂可以足乎性而不得兼於所

欲今之仕者以位爲通苟以得志於有土與民之上已非古人之所謂欲其不遇而處倫類講習不離乎俗學之卑雖有教而不見其所樂又烏足以議於所性之存不存耶道喪學絕之久近世餘姚王陽明氏始倡不傳之學而吉安諸名家能廣其學以繼其傳萬安朱鎮山先生獨稟夙知之性妙解懿衷敏若神誘早歲開悟卓出流輩中復講正於諸名家交發互証日修月裕孔孟之學煥然有聞使其不遇猶將有以聚儔合朋爲窮居之樂而仕旣顯矣觀其斂集英華銳迅以約飭乎性情應感之間粹乎其穆而不可犯截然其厲而有足嘉以

通鑑卷之九
卷之九
斯所養而與英才相懋勉乎道德之要理義之歸等分
相臨而切俛觀摩之益混同貫徹非徒學於我者得以
進其不足我之教乎彼也亦因以有助興起而後知其
不困是亦可謂樂矣先生之位將益崇處勢將益便大
行乎天下固有日矣其爲契爲伊尹周公宜豫引以爲
已責而不得避之蓋事業之出於學術者宰割群品役
使萬彙功用變化昭天漏泉俄息千古馳驟六合於一
宮晏處之間揮霍運幹不可究極其存神醇固操慮兢
業凝精於獨而合志於冥孜孜然常若畎畝讀誦之專
故日以覺知乎當世之民而皆所以自明君子之於學

蓋沒身而不足非謂修於畎畝而行於君民如後世所
稱學而後入官之云也先生欲引乎古人之所以自任
者則宜終身於學而日見其不足非謂昔日所職者學
則與諸生相勉今日以政爲職又當勞乎民物之務首
尾衡夾前後此離彼其身以徇所居之位而忽乎吾之
所以自明則豈其素所聞者耶某窮居無用獨賴二三
子之可與有明者相講於斯悠然有以自樂於寂寞之
鄉尤願先生之樂達於所欲以充乎所性之全而大見
斯道之行也先生發聞將入蜀妄述其所講者以爲先
生別

送吳默泉先生序

君子之德何其多而難全也洪範列所以又人者沉潛
高明之不可兼則克之以剛柔必有待於剛柔之克而
後沉潛高明者得歸於平康其始蓋亦偏矣后夔典胄
子之教悉數其目有直寬剛簡之繁而直寬者懼其溫
栗之不足剛簡者憂其傲虐之爲害彼皆學於上而且
有承之庸之之望其所以教猶當誘其未備而防其不
及如此然猶謂治教之法待之詳而設之豫云爾臯陶
矢謨言人之德其多至於有九當虞之盛宣明其三嚴
敬其六者皆可以爲家國之用爵莫尊於諸侯事莫重

於大夫其爲諸侯大夫而熙浚明亮采之載者亦言其
人之有德至於三六而已德之難全厥已久矣以予觀
於吳默泉先生之德何其全也方乎其外未嘗止而不
行也介乎其中未嘗劇而難邇也動乎其不可禦而若
有約而畱之者而動出於有恒矣歲乎其無所有而若
有拓而發之者而藏蘊乎善應矣其德之詳不可以遽
列其於臯陶所序蓋不具者鮮矣道德之一莫盛於有
虞之世克全於德者禹益臯陶之外其爲諸侯大夫者
已相爲多寡其不能至夫三六而僅有其一二者宜多
奮於治世之庸如是亦烏得謂之一彼皆昭乎其宣明

肅乎其祇敬有者無所棄于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敢病乎少而少者無所愧于多雖有三六之未備與夫一二之僅有而卒謂之咸事於時然則所謂九者何嘗不全而又烏有不一者哉有虞之君子所以爲盛臯陶所以得悉其德而目之執其目而知之靜言而壬色者不得厠於其間今之君子則異於是其有者以傲無而無者以嫉有多者以之病人而少者以爲人愧偏黨反乎皇極惡數汨其彛性志不通乎天下而俗不同於斯世其患非一日之積也無者旣已嫉矣少者旣已愧矣非夫有者之能致無多者之能容少吾又何望焉今

之君子有而且多者旣莫如先生且將有大位於朝也必有所治也必有所教也以平康者治以中和者教忘所有以矜無而無者將日進於有舍所多以從少而少者將日勉於多然後其進而勉者受之可得而知施之可得而事也融釋偏黨泯絕惡數叙常倫以還大中而君子之德不爲徒全矣非先生其孰爲之余竊爲先生望之矣郡博士紀君其賢能知先生之德者欲有以贈先生而余爲之序

送大中丞汪洲潭老先生致政還里序

士君子通塞之分當何所節量以爲齊也齊於才與德

而已位也者所設以待代天之工之人也語德之數有三六之多寡稱才之目俊傑別焉大賢期於尊位小賢期於卑官此其齊也仕於有虞之世者使稷契臯夔之德而不至於相猶謂之塞而父析之儔已不失爲通在於孔庭仲尼以爲司寇攝相爲塞而冉季游夏以得邑爲通通塞之齊辨於是矣蓋世當隆平則士君子之通塞適其齊故宣嚴濟濟之僚熙其所以浚明亮采之績於家邦而庭無具位野無伏賢治衰世降大小之論不明尊卑之授失叙而通塞值其常分於是時命之權敵於才德反偏勝焉而邪正之用舍善惡之消長又不在

是也是可慨已才德之節量則各有齊矣以才視德其尊卑之大齊也蓋賢與能之辨也予所知今士君子之以賢能著於世而得顯仕者良不少矣皆謂莫如汪洲潭公之賢田其德勝也持養其器度以膺劇簡暇遽之物感若淵靜水止不可得測挹而澄撓也臨辭受取予之域畛畔明而防範嚴不以錙銖苟焉自爽而溷其介也喜愠無所動於中而聲色不少見於外玉質瑩然絕去瑕累而琬琢磨礪之功至矣其所閱歷之跡爲曹郎爲郡守爲藩臬監司之長貳所至可紀去而有述才用章徹而不以能見名勝以德也然公以光祿卿拜中丞

開府章貢兩水之間綏馭江廣閩楚四遐之履威望方
 暢事功日起而報罷之命下矣中丞非卑官也吾獨謂
 之未究於通以公之所宜得者為之齊也公年未五十
 潛心精慮好學不怠本原有保任之微聞見有雜撰之
 博操修為艱而講習至曠歸居里第孜孜朝夕必以未
 致於學為窮而未暇恤位之通塞也夫君子志於修己
 則雖不得位而退向道之勤惟恐窮於學而患日之不
 足其所自為然也有用人之責者使君子窮於所宜得
 之位而以得盡力於學為通豈不負譴於當世哉公歸
 矣其為稍休暫逸而卒將大用之耶其為投閑置散而

使之終老于家也自有任其責者公何與焉

送程侯習齋歸養序

人子之欲養其親者厥有可陳之數矣。几杖席衽縈巾
 敦匱揮韜之撰之詳而奉之必適其節。滫瀡旨甘香腥
 炮蒸俎醢之味之悉而調之必得其物。鷄鳴而起及乎
 日入而未可即安。敬其四體以親於事。雖咳嚏欠伸噦
 噓而有所不敢。寒暑甚矣而不得襲。厚楊袒以自便。至
 於思其可繼之志。常迎之於微。恥而恐其不合。求其必
 得之欲。常察之於聲色。而冀其有中。蓋其煩密而動勤。
 如此世之君子。乃有不難去其君。舍其國事。與其民功。

為倦癖而
 邱養忠孝
 附無著落
 兵推本互
 性便家國
 附無虧損
 立論總不
 仁人孰處
 恰想說來
 却是互理
 所以為大

而退自託於事親者曰以休其倦而息其瘁也。不亦異乎。性之至者無所待於外而不得滯於物。有土與人之盛。廣施兼濟之得志。而其樂有所存。堂闈之上。室戶之間。寢膳服御之瑣細。頽怡而體穆。躬其動勤而總其煩密。而不知其為勞。其必有所樂乎此也。烏謂有所倦瘁於彼。而求以休息於此乎。詩人之詠也。董於征行而歎啓處之不暇。敦於任使而憫蒞事之獨勞。然則其念而欲歸。毋洒以為休倦。而息悻歎。果其倦於事。瘁於政。而思託於事親。以求休息。其於將父母也。其數亦已疏矣。獨怪夫先王之隆。以道德役天下之賢。為之探其意。

而代之言。如四牡之詩。徒及於其情。而不以其性之至者。形之歌。將其望之。而恐不副。為之述。而慮其不踐耶。彼北山之大夫。雖其賢於風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為志其所陟之。岵岵啓其瞻望。而患其不來。然汲汲於劬勞。燕息之不敵。以致咎而發詬。何其微於性也。蓋予陳古之義。以正今之俗。而知吾郡侯程習齋公。於是為不可及矣。且夫上有可得之君。下有可治之民。功業之美。盈於前。而爵福之休。趣於後。其樂宜無以踰而卒。不以此易彼。推其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而魏風之仕者。當為頽面而泚頰。使出於上古之隆。而逢小雅之作歌。

者○猶○將○悔○其○所○以○探○乎○下○者○淺○而○待○在○仕○之○君○子○為○不
厚○也○世○變○俗○革○化○外○物○而○氓○彞○常○既○已○流○放○而○不○反○今
乃○及○見○於○公○士○之○好○德○者○徒○思○古○而○不○獲○顧○居○今○而○有
見○也○豈○不○盛○哉○公○之○僚○問○所○以○贈○公○者○於○予○而○予○為○之
言○其○義○如○此○公○行○遂○書○以○為○序

送張節推纓泉先生序

騏驥之力勝重任引巨輻行千里於一日之頃若滅沒
以之服鹽車之輓則不踰駑駘之駕函牛之鼎實以千
鈞和薑桂者數石而始適其烹熟之能以用之饗殮曾
不如數錢之鎗豪俊魁磊之士宜於大施而不可以小

用其喻如此夫其不能於小而可以大固足以名為奇
豈能無以不兼於小為憾可以大矣而亦不失乎小則
豈不為兼而無憾者哉且士之用於世豈能遽取其大
者而為之以稱其才之所宜而無以其小者屈折齟齬
而試之耶而曰吾能為其大者是小者區區吾不能則
大者亦奚由至矣如是其為有憾又豈止於不兼之病
哉吾見其以大自累而卒不得施於世也蓋士之用於
今之世尤不可以遽得乎其大其始而有所事於政常使
之服習乎勞苦細瑣之間而循守乎法格體勢之內夫
謹循守勤服習以能無失是區區者可謂小矣故士之

好爲大者。往往失焉。而猥齷襟邀之材。常見謂無敗。而多以得志。吾嘗以是有憾於當世之士。蓋晚而得張纓。泉君語君之才。於今信所爲豪俊魁磊者也。其始仕爲興化府推官。觀君所以治其職。其精於鞫讞。慎於稽比。不敢忽乎輕重之倫。若手權而游移乎一衡之上。不奕錙銖以謬低昂也。嚴取與於爾我之交。窒邪竇。瑾私鑄。以自約飭。雖有吹毛之智。而不得舉其疵。服習之勤。循守之謹。又莫能有踰於君者。而君實非小才之用也。兼而無憾。非在乎君。其將孰在。今方去興化。而以其績入告于朝。蓋將得其大者而爲之矣。其爲洪鼎而實禁齟。

薦禋享充大

升聞馨香。而流溢膏飮。必張君也。其爲

騏驥而行康逵。駑馬萬輩。仰視喘汗而不得前。亦必張君也。

送謝夢鄰太尹罷歸序

仕於州縣。守職而以功獲罪。愛身而以理受惡者。蓋有其故矣。噉噉皎皎。好爲危激。震耀以鬻長伐。異而見謂難能立鵠。以來射建鼓。而招擊上之人。不忍其下。而出於勝之故。其噉噉皎皎。以自見者。乃所以自敗。而胎缺汗也。其不然。則不幸處非其地。腴邑名區。蕃阜麗都。物產之富。被服謠俗。人所愛悅。足以起誅責。而召徵求上。

意之不副亦所以賈禍仕之患此者而欲以功見賞以理得譽蓋亦難矣謝君夢鄰爲永春所謂守職愛身者也而以劾罷去君謹畏醇深言若不出口內自修救絕不爲表飾峭露以不堪其上永春又僻陋儉偪據群山之中虎豹之虞瘴癘之毒非有珍物竒產有他侈羨以搖撼人之耳目而君乃用以得劾嗟乎仕者欲以功名理行尊其身以發其志亦何所望而勸以劾於斯時乎君蕭然邸舍無妻子之奉脫粟之飯芑藿之羹入不堪其寡約而君甚安之方聞報罷束書冊褚衣裘不滿四五篋蒼頭奴兩人蹢躅然行如羈人窮旅見者不知其

爲宦歸也君行乃因友人謁余曰某罷去甚恨如得先生一言雖去不恨矣嗟乎在勢處顯之人力足以變置白黑當時所倚以決賢不肖爲吏者之所輻輳奔走而求之幾幸一語之得失以爲榮辱君旣無求於彼而迺有意於余文豈以余爲足以重君哉昔之廉士仁人苦思勤行坎壈淪躓窮於一時而因君子之言以白於世蓋多有之此豈余任而何足以副君之所勉哉母亦以其顛愚孤特觸忤權近以取廢棄有與君顛者遂以好其人而思得其言耶世之所趨在勢處顯之人君顧獨好愚顛孤特枯槁離群之道喜其無用之空言趨舍好

惡。值。悖。如。此。用。是。以。得。罷。亦。其。宜。也。雖。然。信。於。已。者。不。苟。同。於。俗。得。於。內。者。無。所。待。於。外。君。之。趨。舍。好。惡。其。亦。有。以。獨。得。而。自。信。也。夫。則。余。言。又。何。能。為。君。重。哉。

別章君美中之齊河序

往。余。督。視。山。東。學。政。好。以。名。檢。禮。瀉。摩。礪。其。下。其。所。為。教。尤。謹。訓。典。而。毓。物。軌。誠。之。不。至。本。之。不。治。是。以。詳。未。而。多。文。人。之。注。習。劑。量。不。可。強。齊。其。視。余。教。常。若。閑。之。在。地。過。之。則。踰。不。得。直。行。而。坦。蹈。余。乃。忘。其。德。之。不。足。而。急。於。必。行。也。而。求。助。於。郡。邑。之。學。官。其。求。助。之。急。故。其。待。之。厚。待。之。厚。故。其。責。之。也。密。然。而。頑。鈍。悞。慢。者。皆。

入分三段

自言共事

東次言

為教晉江

不言遷任

齊河始終

已之歎

出章君

賢文章

自體有情

患。其。厲。已。而。有。所。不。安。見。謂。迂。濶。煩。苦。而。倍。違。怨。疾。之。害。作。蓋。一。路。數。州。之。廣。學。官。以。數。百。人。而。肯。於。助。我。者。數。人。而。已。竟。君。美。中。其。一。也。君。於。時。為。兗。州。泗。水。教。諭。其。束。身。飭。已。奮。然。以。師。儒。自。命。不。為。苟。得。雖。交。際。之。好。耳。目。習。常。以。為。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猶。有。別。擇。而。慎。於。所。受。不。為。滯。利。以。害。禮。至。於。夙。夜。敦。敏。離。經。敬。業。率。其。弟。子。以。修。上。之。教。者。盡。應。於。期。命。無。所。遺。失。雖。有。操。切。鈎。考。之。密。而。不。得。舉。其。缺。也。余。於。是。忘。其。不。足。以。為。使。皆。助。我。若。此。亦。何。患。教。之。不。行。哉。未。幾。余。稍。遷。去。山。東。天。誘。其。衷。日。以。有。聞。悔。前。之。為。而。知。其。德。之。不。足。也。蓋。

非惟謹典訓而範物軌無以諭人於精微使之敏功起
 行而悅於向道而其謾名矜跡依憑之勞而假托之似
 尤非所以為學也既以自愧因以疑章君之為人抑其特為意其
 矯強蹈厲苦心刻意企當世之名而殉驚衆之行是以
 其求之急而應之無難責之密而守之不失也去年春
 章君以服除來為晉江教諭余已罷歸晉江吾邑也得
 以脫去名位之拘綴而修游講之雅君淡然提簡有以
 自足常處於閒觀寡營之地猝然迫之而有不動囂然
 誘之而有不逐非所謂企名殉行如余之所意者也嗟
 乎余之陋也彼其後之所以意君者既失之而其時之

所以嘉君者亦豈為能知君哉君方有齊河之授旦夕
 且行余其能無眷然於茲別乎齊河故余視學之縣也
 今其自悔者固難以追改而偶有聞者又不得與之共
 為也君行矣出政發慮與民布利而去害宜有餘閒以
 詔諸士其尚相與講焉求進其所聞以追余之愧也哉

贈別董容山先生序

天地之貞觀不已而宇宙之往來無窮貞觀者理也往
 來者時也理不易而時靡定踐不易之理以乘無窮之
 時通古今為旦暮而無先後之可言人之能也不竭其
 才以盡人之所能尊古卑今謂聖人果不可學則理雖

常存而或息時固屢降而不留矣由唐虞歷夏商以至周之末造可謂甚遠仲尼俯仰疑合乎天地之所嚮持而闔闢屈伸乎四時日月之代錯並育萬物而與之爲一體則去堯舜千歲而如一日故名之曰祖述其精神血脉貫通聯屬若傳氣畀質而生何也天地萬物固堯舜不往之形神也如是則孰謂堯舜之時爲古而仲尼之時爲今乎去之千歲而天地一也合德乎天地則同神於堯舜天地之所以爲大此其所以爲祖述也由仲尼至於今猶是天地也安得以周之末造爲古而今之時爲今乎天地無異於古今而人之才有盡不盡於是

古者若洪荒之爲邃而今者若江河之趨之爲變混然處於其中者所宜深思而寘力也士之善也一也在鄉曰鄉在國曰國合鄉與國而天下之名立焉友盡乎鄉國之善斯爲天下之善矣善而曰鄉國雖未能通乎天地而是善固天地之善也谷天下之善而天地之性有存焉前乎上古而是善無不同故尚論乎古之人而天下之善友是矣與一鄉一國之人居問之曰知其人乎必曰知也謂其形貌接於目聲音接於耳而言行之可睹聞也執古之人問之必曰不知也杳乎形聲之不接而曰知其人不謂之誣且誕與且夫與鄉國之人居而

不知其人者豈少哉日與其人居目見耳聞而吾謂之不知其人又孰不以吾為誣且誕與吾所謂知非目見其貌耳聞其聲之謂也精神之不貫血脉之不屬雖比肩而行偶膝而坐而謂之不知故真為尚論之學者讀誦於方冊之上而若見且聞其言語行事琴中之得文王羨墻之見堯舜是也參乎天地者祖乎堯舜祖述其人則知之又不足言矣尚論古人者乃為盡友天下之士讀誦論世固求乎參天地之實學也委於時之不相及而限其才之所能至非士之所以自待也斯學不講久矣近世君子講之益明悅者亦益衆而江西為盛樂安董君兆時其篤信而慎修者也予淺陋不敢附於一鄉之善士君未嘗與予交而謬友之蓋真為友天下之善之學者君也夫所謂善者何必賢人君子哉匹夫匹婦有可擇而取矣君之有進於是則仲尼孟軻之學也而予何敢以見友為幸也君宰枝江廉仁有善政以程元公晉寧上元之治為師其丞建州猶宰邑也州人歌舞其德而服習其政教予嘗至武夷山中過君治所得之州人之口為詳雖恨於不及見而竊自謂知君之為人不知君許之否君去建州而之朝予畝所以為益者而不能也遂見於序

寄贈徐澗濱先生序

甌寧尹澗濱徐君奉其親以如官即出則治民入則事親學道之效達於四境而誠身之實著於一宮之內其著於內者所以速其民之信而達於四境者有以得其親之權君子之仕而有以自樂莫徐君若也君顧以為力奪於政不得專一親之左右以竭其養戚戚然若有所負而不得釋其欲致是官以去也汲汲焉若有所求而未獲士之出君門下者疑乎君之用心而莫知所以為君解也予為之言曰學者誦法往昔舍孔子何適矣孔子教門人必就其不足與其所長為之進退不為空

言門人之問亦必不舍已所得用力而泛為問辨徒滋辭說也方游夏二子以孝為問孔子皆有以告之後之讀者能言其意蓋各救其失而示以要也二子之有親在而後為是問也可以推見然子夏去西河為莒父越韓鄭曹濮不遠千里之路以從政武城在魯由吳而往蓋逾江濟淮浹旬閱月而後得至而子游安為之宰意其不得御親以從也未聞孔子非之使子華於齊非不知其有母也而不憚於使之携顏淵以遊於陳蔡而見止於匡亦知其父之在也朝夕於親之側以力養為孝非孔門之所稱也孔子所以教人皆其所自行蓋亦有

母在矣而車轍周游幾環於中國門人最以孝名莫如
閔損曾參也。以薄仕而親及祿為幸其志又可悲矣。
惟閔損拒季氏之使不及於仕必其擇於大夫之家自
有義焉而非為不忍離親以行也。然與顏氏子從其師
車轍與於陳蔡之厄豈其得常於親之左右耶。舉此數
者而孔門之法在焉。游夏諸子之仕與顏閔之不仕也
均未聞以朝夕於親之側為孝也。徐君之志知法孔子
而卓然必為聖賢之學無疑矣。其仕其不仕自有學焉
其學之至不至而孝隆污存其間矣。顧君所以自力者
如何而謂以政奪養汲汲焉欲釋而不得至於戚戚而
不能自解則可謂惑也已。吾故為是言。寓君之門下士
許大正輩以復於君以解君之惑。志則仕與不仕君自
有以擇而處之爾。

贈蔡月川令尹序

政之所為貴乎學者為其誦習之博而聞識多與依據
之嚴而疆力富與物物察知一不知則併失其所知事
事矯強一不能則所能皆喪由其恃乎外而中未有以
自得也。千乘之國六七十里之邦以仲由冉求公西赤
得而治之使民勇義瞻足而禮樂有興鑿鑿乎其日可
見非不揆已徒以謬迷其師者也。方其寫衷肅對鼓瑟

之友在側漠若不聞鏗然之餘韻方希異撰之詞遂脫
於口童冠在前沂水不遠暮春之候旣屆袂清泉風和
風偕詠于途非後事之期而預設之圖也天機流衍無
所壅闕真體靜正不涉冀願此其所學在誦習依據之
外矣聞識已忘而疆力都泯非遺外事物而不欲爲政
者也一無所知觸物而知有顯一無所能遇事而能常
行不迫則不起而我者常靜其有國有家非不使民好
義勤生學禮惟其天機之所鼓動真體之所貫徹民自
萌作由爲而已不勞矣四子之言皆聖師所許而有感
於末對獨至者非仕隱異志其得於學之本趣深淺殊
也必以點爲非仕者豈不以童冠鮮統撫之衆沂雩非
臨聽之區而風詠無宰制之術不知一國之人皆童冠
也有司官府之次皆沂雩也徵調蒐訓會計歛發之事
皆風詠也何政非學何使非群斷斷然以輯卒乘爲治
賦籌財穀爲足民非獨昧點之趣而且失由求之所爲
言矣孔門之徒固未可輒擬於今之士而語其近者猶
可比方其形似月川蔡君爲龍溪吾謂其有得於曾點
之風非耶龍溪鉅縣也爲令者愁思其心鞅掌其四體
而苦於日之不給君爲之意常若有餘修飾學宮作五
經書院表章先賢之墓建前修之祠日與士者相見當

其橫經講難於精廬荒寂之場啣盃讌笑於山水佳勝
 之頃目之所睇流者為沂跡之所駐快者為粵而侍談
 樞請之邑子擁從趨走之僣徒亦孰非童冠也哉冗禁
 填委撓焉而不雜倉卒造次蹙之而不遽神情暇豫而
 風致悠遠非誠有足於中不可以聲音笑貌而為之也
 由君之風以觀同時之仕者營眾口之毀譽驚形勢之
 寵辱其為拘攣齷戚戚以廢旦夜信墮於䟽屬之山
 梏而不得脫鞫乎其可憫也君未嘗以人之知我與否
 為意而當路相臨者雖有知不知皆以君為好學君子
 也諸生得君之教者知君之心不以在位之知不知為

寵辱而以在野之君子一言為信也群至山中謁言以
 為君贈予誠野人矣烏足竊君子之言然嘗學於君子
 則言君之學而直伸君於孔庭微傳妙旨之間非過也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九若
 千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
 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
 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
 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
 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

因程君以疾
 而致於
 司務之失實
 又轉入古事
 師之道致有
 關係文字

舉不知司枋者奚所攷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
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
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况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
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
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
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
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
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
其筋力之疆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
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馘患其哽
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
師而修其輔羸攝衲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
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
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
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學以教鄉
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
客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
愈矣不亦可乎

贈邑博劉宦塘先生序

壯而好學命之曰日出之明老而好學命之曰秉燭之

光蓋言時之難得而學之不可以後時也人方壯時視聽之聰明足以極其所知蹈舞之敏銳足以赴其所往及其既老聰明衰矣蹈舞倦矣欲有所知而思不足發乎其志欲有所往而力不足逮乎其心如是而用之於學其有難易也命之曰日出之明秉燭之光豈非然哉然壯者往往熒惑其視聽而入於邪淫辟其蹈舞而動於惡蓋其聰明之盛而易流敏銳之過而多放然也彼其衰且倦者其思雖不足以發然耽溺日損而視聽常專其力雖有所不逮然躁決日寧而蹈舞有制是則壯者之於學固有所難其於既老亦有所易也余早誤於俗學幾不能反行年三十而始有聞退而家居以講於同游之間而劉宦塘先生辱以講於予先生行年且六十矣粹乎其神其耽溺損矣而非衰也肅乎其容其躁決寧矣而非倦也余固疑其素講而豫養非晚而後學者也粹乎其神其一於視聽若因余言而欲進於所知也肅乎其容其作於蹈舞若因余言而欲果於所往也余於是爽然自失余之流放其耳目手足而近於邪惡者既已幾墮而僅免而自有聞以來所以一其視聽作其蹈舞者常患其智之昏而不足以發其質之弱而不能以有逮也使其侵尋荏苒以至於老也又安可以庶

幾乎哉以余處人之所易而其患如此知先生處人之
 所難而不自以為難為可壯也先生在職九年當課績
 於吏部且有加職而復為人師也諸生樂其教而安其
 師不能釋然於其將去謀余贈之嗟乎余學之不進也
 而何以贈先生惟無忽其時之暮也而不息秉燭之勤
 則四方之士其有求於閭室之中如余者皆將就先生
 而乞明矣

別虞清溪序

世之盛也高才之士顯融無能之人滯槁而有道者提在
 其間居於才不才之際使進不得染於華膺退亦不為

體格議論
 俱見遵巖
 本色

長往而不返才不才之際最難居也居於其際則人多
 不見其為不蹇晦沉固之跡無以異於無能者之所處
 故雖不為往而不返其所得於世必微位下而名卑高
 才之士據顯融之勢以治之輕重之形則有分矣其所
 自處固有重乎內者而不可易也人視其形而不見其
 內則有道之君子徃徃見為無能之人今之學官亦當
 世所謂位下名卑而可以待無能者也待無能以是官
 固世之失而非立官之初之所云也其失已久高才之
 士不復出於其間顧有道之君子嘗擇而處焉虞清溪
 先生蓋有道者也方其講習理義敦篤踐履自修於庠

序。燭然內觀於胸臆之靈。而闇然外順乎耳目之感。其
才。可以爲顯融而不有也。循年以叙。遲而不躁。徐謁籍
於銓。來爲泉州訓導。諸生悅其愷悌。而不敢狎。嚴其凝
正。而不忍疏。德義之尊。不峻而益崇。信乎能克其立官
之初之所云矣。然世固以是爲無能者所居之位也。旣
以自歛。其可致顯融之才。而不自有。徐就是官。使世果
有知先生。亦無由拔而援之。使染於華膺。先生卓然充
其官之所由立。又非求以爲才也。重乎內者。不可易其
居位。雖卑。自有以別於無能之人之所處。道固然也。先
生以資擢爲。榮陽王府教授。將歸牒有司。退而自樂。

於其家也。始修於家。而徐爲是官。茲謝官而反其故居。
仕止之致。若一去來之跡。兩忘其觀乎胸臆者。將日以
恢大。順乎耳目者。將日以密緻。方與田夫野老爲伍。鹿
豕木石皆可居遊。邈然成其爲無能之人。而先生之道
成矣。予之陋。烏足以知之。而妄爲之言。祇所以見其陋
也與。

別周惕齋序

苦行偏節。世之所貴。而無取於君子之教。謂其事之難
繼。而不通乎恒人之所同能也。其果然乎哉。恒人之所
能。而無害於事。則固可與之共能矣。恒人之能善其事。

者鮮矣今將逆爲之慮其可繼而設與之同能吾恐無
驚於俗而已病乎道矣與魯人獵較孔子之所能亦恒
人之所能也接浙而去不脫冕而行非恒人之所能矣
受宋薛餽金孟子之所能亦恒人之所能也辭十萬之
祿拒萬鍾之養非恒人之所能矣孔孟者教之所出天
下萬世之所從學爲中庸者也而不使人皆能其所能
則世之言修行立節而期於同乎恒人者果非然矣節
行不必期於人同顧有不免於偏若之名者何哉通乎
天下之志而謂之可繼非使人人能之之謂也踰垣閉
門之風且見謂高於接浙蓋祿萬鍾之粟有不食何必
不潔於辭中國授室之富然而孔孟以爲中庸而泄柳
段干木陳仲子以爲迫且小則所謂可繼與不可繼其
義可知矣此猶人之所不能者也人之所能者猶有辨
焉獵較魯人所爲而謂魯人皆可爲孔子乎哉蘇秦張
儀公孫衍之徒莫不受諸侯之金亦將自託於孟子之
事耶惟其天機性體之流行動于心之所安而中乎事
物經曲之宜則人有所不能而謂之中庸而况其同乎
人之所能者乎中庸者固非學者之所易及講之辨之
以庶幾從事焉其亦可也今之爲師而受子弟之餽恒
人之所爲也爲有司而費民之供億亦恒人之所爲也

臨江周惕齋君為惠安教諭獨不受餽其賢名著矣德
化令缺部使者檄君攝之君辭不能得則從一僮入縣
即自治爨給朝夕不以蔬米之微費邑人也邑人皆異
之趨下流失之時乃有不徇乎俗特制以已如君之所
為良足貴哉吾為講古之學辨夫中庸之所為可繼之
道者以證君之明其為心之所安與抑猶不免鉢慮刻
意出於投世人耳目之好而苟為斯難也夫欲以貴於
世則世已大貴君矣苟欲有合於教君尚因吾之說而
加體究焉其不為備與若而由乎中庸之途孰禦諸苟
謂吾欲君與恒人同能其亦未審於斯之所講已矣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序

雙壽寓祝序

士持所學以從仕。內有行己之恥。外有守官之防。勉仁
蹈義。而思廣聞譽。施身之美。其視膏粱文繡。誠何物也。
故弊輿馬。惡衣食。以勤斯民之政。確乎不以不義之得。
易其所願之介。其道固當然也。以是道事親。果能以必
合乎哉。有羊續之母。然後可以遂懸魚之清。有吳祐之
母。然後可以猷衣囊之諫。持已之所貴。將使父母與之
同。而無間。是賢者之所難冀。而事之至不可常者也。果

之接兩段
自照應
加一段雙
以布格特異
不段方說
祝壽

其不合。知不可舍。所貴以苟庭闈之歡。則有自決其志。悍然顛行。疆閉而不顧耳。豈士之所樂哉。子知所以自貴。父母知貴其子之貴。兩得而俱安。自人生之大樂也。吾於肅菴君見之。君為晉江。躬仁義之實。以循其身。動而加乎民。非其所自修者不出也。從仕三年。貧約如一日。其為羊續吳祐。不愧有加焉。予固疑其無以為遠致。高堂之奉。而恐其親之不能無不悅也。然聞譽之出於吾民者。洋溢流行。達乎曹鄆之郊。如溫陵之境內。翁聞之而喜。入以告內。太孺人與翁相對皆喜。方且課童治畊。訓婢執杲。登其田畝。原隰之所納。以供朝夕。豐不為

侈。儉不為吝。機不誘於耳目之交。陶然自得。南北之陌。東西之隣。有盛車騎。從僮奴。喧赫過市。側睨傍窺。而不敢指。歌鍾笙竽。遍奏繁會。致賓客而迷昏。旭翁與太孺人視之。若無所覩。而漠然不以聽也。予以是知翁夫婦之高尚。非徒能貴其子之所貴。而固有以自貴者。子之所願。有以順親之心。父母之所安。有以發子之志。是則非朱君之能為子。而實翁與太孺人之為父母。有以成是子也。予始重朱君以賢。如是。今而後知君之賢之不足為難。而翁與太孺人之知有以自貴。誠世俗所希有。而絕出也。予始愛朱君能合乎親。銳於悍然決志。有

顯行不顧之累。以其為幸之大。今而後知君之所以能為仁義。以致聞譽之美。皆父母之教之。而不足言也。邑之秀民。獲事朱君之賢。知君之於孝甚篤也。欲有以為其二親之壽。而以請於予。蓋古者介壽之儀。與物在乎撰食為酒。考擊鼓鍾。以備樂。藉飭筐篚。以薦侑。既遠莫之致。而末乎其所以為翁祝。故言翁之所以自貴者。見於文。使持以獻朱君。過家登堂。為翁太孺人介無疆之壽。

壽項鶴山老先生序

道之在於人。其精可以攝身。而其餘可以為人。古之得道者。取其幾希。彷彿之要。養其神氣。以全其形魄。而自貴於物。而土苴之所斥棄。糠粃之所漏佚。猶足以為天下國家。而其為之也。亦無所甚愛。其所以能及乎天下國家。非命寵莫為之。藩飾非爵名莫為之。嚴威則其所以為人者。固道之餘。而必託於外物之貴。而後可以有。所及事。有謬適。時有然不然。每難冀於必獲。雖其獲所託。而所以為之者。宜有設張之機。圖慮之用。雖其土苴糠粃之棄佚。而不能無損於其身。如拔一毫於四體之間。損之甚微。而亦其體之一毫。以其為之。既有所損。而託之。又不可冀。故學道者。常以為愛。而不肯以其身為。

天下獨收其精以自攝。茹百物之英華而吐其精。循四氣之冲和而違其沴。固鄴鄂之藏。滋胎胚之朕。密焉而不出。顧其多積而不施。孤居而鮮偶。無以爲人而不能極其道之餘。亦有所不樂於其志。夫克其餘者。旣以有損而不恬。專其精者。猶爲弗樂而未愉。不亦爲道之難與。以予所聞。永嘉鶴山之下。蓋有隱君子焉。叅知項喬遷之之父。封主事項公是也。公廓落魁偉。蹈藉忠信。而被服剛決。始有意於天下國家矣。時之不然。事之當謬。乃歛而自珍。取道之精以內攝。貴其身於萬物之上。而以其志委其子。遷之石。以行於天下國家。蓋公之於道。

其精者旣足以得於已。而其餘亦有以爲人。而不待其身之自爲。有所及而無所損。含其醇懿。載其訢通。以遊世。完於德而還乎天。古之所謂得道者。其幾矣。道之所以細命。寵卑爵名。外之而不有者。惡其曲求而倖取。以害於性。尤患其爲之之勞。不能無費於所葆之重。苟其來加之。益無所與於已。可以安受而不惡。其受之也。無膺於其責。無任於其憂。可以長保而無患。則其卑且細亦精者之土苴糠粃。而非爲道者之所辭。公旣以遷之之賢。傳其志。復以遷之之貴。尊其身。而染於外物之榮華。都其命寵。而不以爲贊藩飾之資。據其爵名。而不以

為章嚴威之具。掇其尊而捨其責。挹其榮而遺其憂。其所樂者外。而所以樂之非外也。性之於物。內外相合。而輕重各適。則分齊不爽。於以養身。可以順無涯之生。而不傷。公之為道。專其精而不廢其餘。足於性而猶兼取於物。信其所獲之全。而得之造物者厚。將以後天地而論算。輔四時而凋三光。有可期矣。蓋道者非徒以保年。而保年以不老。必出於有道。予知公有道者也。故有以期公壽。

壽龍溪劉老先生序

人友。泉石而作麋鹿。寂寞枯槁之與。居友離擁腫之為。使既已遠世之紛麗。頽然自放。以足其好於寬閒之鄉。峩冠長紳之大夫。章甫逢掖之儒。講袞容修。縉節侈其詞。辨談說雜陳。交進於其前。以祝其慶。而禱其壽。履如世之所以奉膏梁文繡之君子。力有所被。而事有所濟。然者此豈其所享所據之宜哉。方將以此藻潤其憔悴。振發其沉寘。以謂容節可以娛耳目。詞說可以康志意。幾以篤其慶。而增益其壽。履以彼所好之遠。而所尚之高。必且莞然而笑。曾不足以一動其聽。而少入於目也。而潮陽諸大夫儒生。所以為龍溪先生壽者何也。先生

有子景韶成甫君以進士爲潮陽令奉先生之教以施於政寬恕開敏善其政以宜於民父人之父子人之子如宓子賤之爲單父者其所被者廣而所濟者溥矣舉一邑之父子莫不以龍溪先生爲大父也盛容節以荅發祥之元飾詞說以輔移理之功其物之具修乃其享之所當得其文之光華乃其據之所可安先生於此宜無所不樂也膏梁文繡之君子都世之繁臚踐危涉患之機多故厚於生而歎於志高尚遯世之人志無所不得常隱約焦急而嗇於外養以告其生故莊生之論以恬愉爲不可兼欲今天年以極壽命之數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龍溪先生旣已高其跡於一世之外自足其所好憔悴沉冥以恬其心益之以具修之物光華之文以爲身愉而無所不宜恬愉相養而內外無所害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數於無疆必在先生也夫必在先生也夫

壽程母楊太宜人序 代顧新山司徒作

嘗讀詩見魯人之頌僖公侈爲敷揚而工極藻飾以述其休美祈其福澤者其詞爛然文矣其歸獨致意於壽母蓋國人之所以願其君者必上及於母而後爲愛之至且夫考鍾慶之原而得其所自生論成善之功而歸

於所由致不獨發乎情而固已合於禮矣而其詞旨所
存有以約其侈之凡而核其工之質者蔽之以宜大夫
庶士之一言而已大夫庶士不勝乎國人之衆而通國
之人不及乎大夫庶士之賢惟其宜於大夫庶士而後
國人之祝其壽母不爲野於情而佞於禮茲其所以爲
詩人之善頌也歟推此義以施之今則吾泉州之大夫
士之壽楊太宜人於古蓋有合矣太宜人吾郡侯程習
齋公母也侯爲泉州適當歲艱民散之際憔悴枯槁待
昭蘇之急潤跳梁嘯警需摧廓之嚴威侯旣振其饑乏
阜其生息切考育而老者逸駟馬之臧未足喻其蕃厚

也而後選其壯者用之以有事於兵向之呼集於溟漲
之波橫行於綠林之聚剗削驅除一旦而盡革如食湛
之鴉化爲好音乃始雍容絃誦敦琢子弟之才使講道
德而陳禮樂藻芹之浮於泮水者可采而樂也於焉飲
酒於焉色笑曾不爲湛而皆所以爲教人心悅頌聲起
思所以祝侯者而知本其所自邦人以請於大夫庶士
而大夫庶士則謂老而好禮者莫予若也予老矣不足
以爲邦人之望而好禮則有之夫受 天子之命長治
一邦有人民社稷而得設其政教其土則國其分則君
也邦人願侯而頌之而及其母於禮固宜故予推魯人

之頌之義以卒大夫庶士之請以順邦人之願所愧老矣而辭不文

祝龍母黃太安人壽序

禮之有祝其近於偽與福澤休吉得乎天者不可易而賦於命者莫之致今將以其歸美之譽媚順之忱求合乎勿莫茫昧之間以致誠於此而錫嘏於彼若要之而可獲取之以往畀也果且以為然乎哉然且為之不亦殆於偽與愛樂尊戴其人也則必有願之之心有願之之心則必有祝之之文祝之生於願之願之生於愛樂尊戴之故為之立其禮而著教而達人之情而豈

以為偽哉俗隆禮失祝之義不行於世而人間稱壽之儀猶存古者致祝之意且其備文縟而講容盛於古有加焉雖其已多於儀然而人子以奉其親與夫交游戚屬以奉其子之親亦所以敦人倫而厚民風誠加於古而不為過也然有不出於愛樂尊戴之情本無是願而侈為其祝冒焉以施諸其親而苟焉以媚其子者其失古之意不亦遠與禮之失而僅有存者人間稱壽之祝而其失又若此如漳州龍溪士民之祝龍母黃太安人其禮之意豈非古者之僅存而曠見於今也太安人教其子龍南岡君以才學為名法從仇直忤時遭謫轉徙

不悔其志量移丞郡奉母之教以其所學用之於政以
及其民其民愛樂尊戴之矣相與謀曰郡丞之賢太安
人之教也烏有父其子而不大母其母哉則相與語曰
太安人吾之大母也烏有爲其孫子而不知祝大母壽
哉於是合詞請於龍溪尹林君以來乞文蓋今之祝者
爲其族屬與其姻戚交游各以其情之所及篤其子以
奉其親其黨有所專其數有所儉已爲可 以敦人倫
而厚風俗而猶有於祝則然而愛樂尊戴則不然者今
將合一國之人以奉其親其情至而詞信願之之誠而
祝之之公非徒於今爲盛殆將在古而曠見也古之爲
祝者以著教而達情於禮則然而非必以爲有益於願
也今合一國之人之歡以爲祝洋溢周浹導和迓祉於
以祈無疆而錫難老蓋必有益矣太夫人之壽寧復有
涯予爲此文豈以爲媚郡丞君而已

壽蔡鶴峯先生序

年之所以貴於人者何哉爲其得以彌所受之性進修
之功日有所底以考見不病於年數之不足而無以自
克也蓋孔子欲加五十以學易苟不至於五十則未得
以無過矣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化苟不至於六十則不
至於化矣常存其生而功得以常用故尺寸之陰如珍

萬鎰之璧而爲君子之所以貴年者也而人之所以貴
君子之年者亦以此故五十而無大過則孔子之五十
也六十而化則蘧伯王之六十也別聲被色分味辨臭
以盡耳目口鼻之能而充天地所委之形貌不作於志
而浩然有以塞於兩間名之曰君子之年而晝夜日月
之所見伏寒暑四時之所來往載之於躬曉然其若昏
旦之作息動靜之慘舒年數彌高而益以爲可貴蓋道
德不一學問不明之後人之能永年以厚生者常不絕
於世而不出於學問以進其道德則亦無可貴之年故
眉龐顛白隤然其修齡者徒可以享子弟之養而不足

以爲朋友之嚴事勤服於是稱壽致祝僅爲家人父子
閭里孝愛之末儀而無所用之於道德問學交爲愛敬
之際其可以有感也夫吾所爲文以壽者龍溪蔡鶴峯
先生友朋之所嚴事勤服惟恐不得爲其子弟而聲慕
氣接於千里之外猶知講承懋勉以自奮於下風蓋先
生之學粹然一出於道其學旣明其德旣成而年亦已
高矣所謂克其天地之形而稱其爲君子之年先生蓋
庶幾焉是歲十月八日爲先生誕辰蓋年七十有一矣
門人弟子與夫交游慕接之在於聲氣之餘者舉以爲
先生祝而某尤奮在下風思爲弟子而不可得也故獨

見於文蓋君子之自貴其年者為其加以年數則可以
 化可以無過學者之得事是君子也由其無過則可以
 內省其非也由其能化則可以思齊其益也故樂是人
 之長有年也而願之非徒知貴之焉而已爾故某為此
 文以道諸君之意而致祝於先生蓋異乎閭里子弟姻
 賓之為鄉之長老者壽此所謂交為愛敬之行於道德
 問學之間者也先生其尚益自貴焉而久為友朋之所
 嚴事祇服也哉

壽陳靜軒翁序

古之享年而居其鄉者其歲時之樂共其鼎俎尊豆必

可及也古
 敬老之禮

足於口調其聲色容氣必悅於心撰其冠履几杖必適
 於體是子孫族姓之所以致其孝也在豳風之詩曰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是也行焉而不
 敢並其武居焉而不敢躋其位立焉而不敢抗其等肅
 其賓客則有容備其徒御則有數發其歌詠則有器多
 其猷酢則有侑是鄉人子弟之所以致其敬也在行葦
 之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是也子孫族姓之所孝是
 老者之獲安於家也鄉人子弟之所敬是老者之獲安
 於鄉也此猶為以年不遺者耳若夫酒正共其酒摘人
 共其食羅氏共其鳩外饗共其割烹樂師共其歌舞之

段述黃
 杯二君尊
 靜軒之
 息末言靜
 野之鄉亦
 德如是以
 之寄贈之
 息數衍之
 又亦甚細

事。春夏秋冬有其時。深燕綯玄有其衣。燕射食饗有其禮。是老者之尊於學者也。非有孔昭之德音。無敦之令儀。則不在是。蓋老者獲尊於學。而其德行著矣。非徒以年不見遺。而受其子孫與鄉人子弟之孝敬而已。養老之禮廢。而今之所謂稱壽之儀者。其父兄高年。則子孫與其鄉人子弟。率以其始誕之日。具酒食。召賓客。酌而獻焉。獻而祝焉。以祈無疆。而答罔極。是雖不盡合於古。其亦殺羔羊酌大斗之意也。養老禮廢。而父兄高年。獲享其子弟與鄉人子弟稱壽之樂者。蓋亦鮮矣。况獲尊於學乎。吾所為文者。乃南海隱君子陳靜軒先生。而郡

邑師儒黃君紹文林君一星輩所為請文以壽之者也。老者獲尊於學。已不可見於今之時。况於異鄉之學。乃知尊之者乎。閩廣相去殆千餘里。靜翁闡然退藏。含真履吉。以山水自娛。而與木石鹿豕為友。非有名位氣勢。足以動人。而風聲精采。溢於家族。播於閭里。至使四遐之境。知其姓名。是豈徒以年不遺者哉。靜軒之德。於是。可以觀矣。靜軒之鄉。蓋亦有學。得無有慕黃林二君之風。而知尊靜翁者。邑之俊秀。必有肆席授几。陳衣操杖。群然而從。伏承下風。欲乞一言。而懼不可冀。環膠庠而外望者。當如堵墻。莫不油然而生其孝悌之意。惜余居也。

遠不及周旋。昨序之間。一見其盛。故爲是文以倡之。

壽蔡逸翁七十序

賀之文
未嘗相
或無甚
稱必當
點綴成
然亦須
如構雄偉
度嚴整
不失家
數觀此文

鰲江以東。里居聚落之巨而名者。莫如東石。大海在其南。予嘗一再至焉。登高原以望。大浸之茫然。目之所望。極矣。而不知其涯際之所窮。空水混涵。於迷眇浩漫之鄉。隱隱若有所覲。意其爲方丈蓬萊。閩風之神山。記所稱。仙人不老而長存者。必多往來其間。而吾不得一遇焉。爲之徘徊容與。神煩意倦。而有遺意。旣望而休。訪吾蔡逸翁於其廬。修髯麗眉。廣頰豐頰。目視不流。而手神四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翹。爲之起敬。而驚歎曰。斯非

與壽靜軒

其里之人歟。而胡其非里之人也。問翁之所以能然者。何術而然。翁不言也。觀於其堂。杖几巾履之置。有位。播洒未嘗勤。而塵壒鮮至也。觀於其圃。草木蔬蕨之樹。有列糞。旣不待力。而滋長有加也。雞鷺之食飲。牛羊之出入。不失其節。而各適其時。蕃息馴狎。可閱而數。而畜字之事。擾牧之宜。未嘗親也。予於是迫然而寤。是所謂純其意而不廢乎。物神摯而形不勞。事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爲。託乎不得已。與世芻芻於人。溷溷獨保。所有漠然以固存者乎。然則所謂神仙者。何必在大海窮髮絕域。望而不得見之中。所謂不老長存者。何必遺世羽化。辟

穀形解。虛無不可究詰之人。蓋卽吾所登之堂。所踐之圃。而方丈蓬萊閬風。已宛然而在。卽吾所訪覩。其不爲里之人者。固真所謂仙人歟。是歲九月十七日。爲逸翁初度。其子廷用。民望之友。與姻戚之雅者。群然集於其堂。祝翁之壽。而請文於某。夫翁之所保。旣已漠然遺世之所有。區區語言之工。道說藻潤。何足以爲公權。所謂真仙人者。存齡儲算。方與川偕。至與日並升。極乎天地而無疆。而奚待於群然多儀之祝。然方且觴焉。以致祝文焉。以盡飾。茲亦所謂純於意而不廢乎物者耶。

寄壽唐有懷先生序

語齒於上下之間。交有尚焉。尚其上則曰公。曰君。尚其在下則曰老。曰叟。當其爲君公而齒足尚則貴有所不與。當其爲叟老而齒足尚則雖賤而無所詘。此古道也。尚齒之儀。以祝爲文。以養爲物。皆情之所至也。然祝頌之文。常施於貴。其於老而居下者。在養以珍嘉。可享之物。蓋其儀之伸於愛敬。各有所用。其爲加尚於齒則貴賤一也。其祝也。非媚而說之也。有可則而事者焉。其養也。非卹而恩之也。有可憲而師者焉。故語齒於上下之間。而有足尚而德存乎其中矣。是以貴爲之掩而賤有所必隆也。在上下而有齒者。意其不乏於古。惟其可

尚之有所存是以詩書無得而多稱焉尚之曰君而有稱者莫如衛武公尚之曰叟而有稱者自華封麥丘絳縣三數人之外不得苟以老名也武公之聖固無所愧於下然欲退而從鄉先生長老几杖安車遊宴之衍樂而有所不能三老之高固無所羨於上欲進而據公卿大夫寵數事業之崇顯而有所不可得齒之在於上世而有可尚者得人之難既如彼其於所享之宜而取數之寡又若此其於是益有慕於唐有懷公矣公毗陵世家代有顯人非有泥塗之辱起家守信陽州復守永州府得千里之地而長治之以君之政教施其境內金錫圭璧之德加乎民至於久而不可謾申謝舊土疑山湘水襟帶之邦歌舞其治洋洋如也及其解印謝事休于百瀆之上遺前日之榮膺而盡屏身外之紛華田夫樵子相偶爲徒雖唐堯在上齊威爲國會不得一見之行年七十而貌逾悅聰明有加於昔德如武公而爲其所不能高如華封麥丘絳縣老人而享其所不可得享其所不可得而棄之爲其所不能而安之人之尚公者一以爲君公則不專於貴一以爲叟老則固未嘗辱於賤也邦人子弟交欲祝且養焉以致其敬愛皓顛貽背墮然氓其上下之所處而忘年數之不足古之有德而齒足尚

者莫如公取數之多也某以通家子遠在下風不得從
子弟祝養之後而特序其盛以寓忻慕之意云

祝郡侯方西川公壽序

國人愛願其君祝焉以致其情古之道也祝之之辭必
於壽焉致意詩人所稱曰遐不壽考曰眉壽無疆見於
古者厥惟舊矣彼得有其國而其人以為君此禮之所
宜有也施之於今有合乎哉今之為吏而其義近古之
有土者惟郡守邑令有民與社類所謂諸侯大夫之得
為其國家者也雖不得有其民然所以長治拊安之其
政與權殆有君之義焉如是而愛願之則祝焉以致其

情此禮之有合也桐城方侯西川為泉州吾民之所愛
願私相與語幸其有君如此者環所治七邑之人莫不
皆然其欲祝侯之壽乞於其邑之大夫汪君瑀而來請
於某使善為祝辭則安溪之民也夫勤其事而安其佚
我者之報布其利而享其厚我者之奉吏與民交相為
賜上下兩易以治養苟足以相酌則上焉者泰然受民
之愛願無所不敢當也其民亦且愛願之矣侯之為郡
勞已以為民而未嘗煩之使之報我以佚也嗇身以惠
下而未嘗費之使之奉我以厚也民之愛願之宜其如
子之於父母侯猶且歎然若不能當蓋古之有道仁人

其用心行事常出於是宜其愛助於天篤慶集祥眉壽無害以副邑民歸祝之情而不爲虛也古之有其國者享年彌多則施澤彌久民之祝之雖誠出於心猶爲有所賴於其利與勞欲其久於爲政而未有以賜我也今之爲吏有褻進明陟之法長治猗安之績旣著則有陟而之他矣民之祝之尤爲無所私賴出於愛願之至視古之義殆有加焉而予文之以此詞可以無媿於詩人之所稱矣侯之必得其壽也益有可信夫是歲庚戌侯年六十初度之辰九月二十九日也

壽梁鑑亭翁封君老先生序

華臚之盛與枯槁之癯相議而世鮮兼有之樂彼其經營於物內棲宅乎世表耽巖谷者固以市朝爲溷濁悅鍾鼎者亦以草莽爲吝固其理宜也寧獨處地之然勢不得易而相爲亦其稟材予命有制之者不使兼有其享耶今之以其子貴受恩於朝而列於名寵之數者命之曰封官無所勞於事而有其榮居不出於土而名姓通於天子有籍於中書殆吾所謂兼之者矣是命之所予而處地之然也又有材之論焉今夫與之以一成之地十室之衆而不能治顛顛然一草野無能之人耳顧托於無所勞於事而其瑣智之所知近慮之所謀不出

乎閭井細屑之務置之一丘一壑之間而志有不存况其未嘗在丘壑耶如是者恐不足以自免於溷濁之譏而胡可以譏鍾鼎之士吾所謂兼之者將取材焉如是則歸以兼有之樂而不爲虛蓋聞滇南蒼山黑水之間有隱君子曰梁鑑亭翁者少而治周孔之業挾冊講頌慨然有當世之志嘗一游庠序稍出其藝以用於課試之場而同游之徒無敢抗旌前行者談古以御今成敗治忽之故如端拜而議具非不足用力非不足以進也噫然舍去自放於山水警終老焉同游之徒出已下者往往以藝得志翁不顧也及其子梁心泉君舉進士爲

郎官以其官封翁翁束書携劍去鄉而遠適攬荆楚江漢之大勢縱洛汴趙魏之壯觀至于京師以知都邑規模之雄鉅朝廟器數之文明躬詣闕庭蹈舞拜賜徐反其鄉然後遺章服之寵適泉石之娛求鴻寶秘訣黃庭內經妙解而勤修之不輕爲人語也吾所論於材者若翁兼之矣究翁之所解修將窮天門地戶之開闢取日精月華以吐吞乘不載之馭遊無垠之野與造化爲徒而享年之多自其解修之緒效世之康疆逢吉之祝良不足以欵啓於翁之側也心泉君訪予草堂拜且言曰繫官於此去吾親甚遠而世物之華靡舉不足以得吾

親權惟名人之文其所欲也將以歲八月二十日吾親之誕辰馳爲獻焉某非能爲文而君謂翁待此以權故序以爲翁壽

奉賀王閒齋老先生壽九十序

天地醇龐冲粹之氣必鍾於人物以其網緼之妙變合之難人物之得於是氣每間值而僅有其值而有之者非徒性情功用有以大異乎人與物而形幹體質亦且敦厚貞固久立而長存彼紛紜雜揉並生其間者常易於變滅而不得與之同其長久氣之鍾於物而物之得值乎氣者在山爲喬嶽在木爲松栢大雅詩人將言人

生福德之盛博取於物以爲况特舉南山松栢與日月之升恒爲並夫他物之崇者不免於騫崩其茂者不能以相承惟南山松栢則不然此則物之異乎在物者也是氣鍾於人爲仁人君子其凝重靜止無造作之勞如高山喬嶽之爲尊其堅貞渾確無華飾之巧如松栢之爲操如是者豈獨其修爲存主大過乎人哉其於求命享年之道亦有非人所能及矣某所見今之仁人有閒齋王翁焉翁自爲士讀書至孔門言仁之旨深玩熟講誠有意乎其爲之故於聖賢之言無所不盡心而尤盡心於論語也於論語之言無所不玩講而獨有契於告

樊遲之三言嘗謂是三言聖人可以盡性衆人可以盡分吾上不敢語聖下未忍同於衆人力行是三者終其身而不變不倦焉其庶可以爲今之仁人與故其居躬立已由壯至老未嘗見其怠傲燕僻之容其處人接物自家以達於鄉國必竭情獻誠而偷薄害伎之機不一出焉環翁之居而聚者長少訢訢然一以爲父兄一以爲師保親之則不敢狎敬焉而不忍踈若翁受氣於天地果值其醇龐冲粹有以獨異乎人視彼猥輕矯揉多爲造作以自炫浮誇藻澤務於潤飾以爲工真如培塿拳石之於喬嶽繁卉天草之於松柏也某壯歲嘗獲見

翁知其居處之恭執事之敬與人之忠而信其爲仁人也十五六年之間屢得見焉而知翁之所爲恭敬與忠者不少倦且變也今之仁人非翁而誰是歲八月二十九日爲翁初度之辰於是翁行年九十矣翁受氣旣異則求命享年敦厚貞固久立而長存宜如南山之壽松栢之茂而某敢以是二物爲翁祝以附大雅詩人之義

壽童南衡老先生序

分以畀人而已未嘗不有附以益彼而此未嘗不多是治之出於道者也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終日爲之而未嘗爲天下國家無所不可及而毫髮

效法歐曾
取材莊列
將頌祝二
意說成一
片愴悅微

劫不覺其
焉頌祝之
文

無損於其身。所畀益乎人者。無一不出於已。而此之有
且多者。固自若也。得此以爲上。黃帝而已。故宵然遺其
天下而天下大治。得此以爲下。庚桑子是已。故居畏壘
之墟。而年谷熟。物不疵札。今夫樊然以愁思其心。而謾
謾然以役其四體。而曰將以爲人。津潤之沾。漑者勺涓
而膏掖之滂。卮也。江海玕瑰之投。遺者塵粟而寶藏之
毀。積也。丘山不亦去道之遠。而藏身之非固也哉。千里
之國。之疆亦廣矣。四境之人亦衆矣。上焉視天下則不
足。下焉視一壘之居。則有餘。將以畀且益乎人。而能無
損於身。非得道之至。胡以及此。南衡先生生乎會稽。名

山水之間。獨涵冲融醇秀之氣。以誘其靈覺。蚤知向道。
勤修而敏悟。觀於有欲之微。而躡乎若存之根。守乎知
雄之谿。而復其去雕之朴。蓋與軒轅氏異世而同師。如
造廣成之室。而得乎順風之所聞。吳山浙水之鄉。群然
親而事之。如畏壘之人之欲俎豆。庚桑楚而卒不可得
也。其爲泉州四境之所際。千里而儉。自先生之爲之。天
時則有行矣。祥序丕凝而不機。日月星辰則有象矣。光
華之垂乎下。加顯。草木禽獸固有生矣。隕黃殞殞之災。
忽然如失。臣妾之畫然。智者効其職。其菟然。愚者不敢
愛其力。觀於四境之內。不知孰爲之分。而莫不有。誰使

之附而莫不多。先生方且葆和含光。閉乎無捷之門。行於不去之塗。存乎我者。愈有而彌多。耳目方應之。而精不搖。手足方營之。而形不困。先生所得之。真殆將進於至人歟。一日南安尹蕭君過予。請所以壽先生。曰。誕日將臨矣。予謂先生之道。已進於忘。已將後天地而不老。仰閱三光之幾凋。而俯觀桑田滄海之屢變。於前吾與若。不足以測其算之所極。而何能為先生祝。先生尚無蓄其緒。餘以為天下御軒后。以遊襄城之埜。行七聖之迷途。臻一世於華胥之俗。吾亦蓬乎其為杓之人。長託畏壘之隣。比食熟谷。而混於無疵之一物。不亦嘉乎。請以是為先生祝。

壽丹臺吳翁序

養生之大方。有道有術。道所以為恬也。術所以為愉也。恬而不愉。雖志悅於內。而和不足以葆其外。愉而不恬。則氣循於外。而中未有以久。而存所謂道者。非以其不私形軀。與人同體。而我無所獨利之謂與。翁合太和。導練元氣。使疵癘無所薄。而疾疹不得作。恡惜形軀如珍圭璧。而寶著蔡。適得於已。而不可以與人。術之謂是矣。山澤之蒙。侗木石之瘠。枯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鳥引而龜蛇蟄。其術足以藏身。而漠然不以物嬰已。塊處株

居無滲洩之潤以及人其道非也如是者求年於寂寞
荒昧之墟爲木爲石而已雖壽而不稱於世誦法詩書
佩服仁義思以其道同物揭揭然以儒自命蓋多其人
矣佔畢簡冊勞其口耳節文聲容束其筋骸往往柴形
而火色其道未至而於術已踈有稱於世而不得其壽
信乎恬愉相養者之難也嶺南韶郡英德吳丹臺翁今
安溪博士吳寧靜君之父也其聰明靈秀不滑汨於塵
俗之埜垢而亦不以命儒揭揭者之業役口耳而窘筋
骸又不欲爲木爲石自泯於無稱而苟爲蒙侗枯瘠之
壽故畱神於黃帝岐伯之書內觀五臟九竅息之所起

脈之所經窮微眇於未朕而溯源本於無始至於百骸
四肢榮流衛行意使而機轉如臂運指而腓隨足雖山
澤自藏者所得之術不能加也心存兼濟而樂在於與
人共利老長穉幼苟有以六氣七情之沴傷其生者皆
引以爲已傷乃始烹煉金石吹咀草木品酌佐使之宜
調腠剛柔之性畜百中之方以待求者至則與之與之
則必有功善貸而不取其貲多施而不責其報英德之
人因翁得不以沴傷其生不知幾何人矣其道不私而
其術有以及人所謂恬愉相養者非翁之謂與夫欲生
人之生而自不能善其生者未有能生人者也故翁之

道由術而通兼是二者以求年儒者愧其術而山澤之
癯慚其道世之得壽而有可稱者莫翁若也寧靜君繫
官庠序求歸而不得旦夕以親為念於是邑之弟子寓
圖於英德以祝翁壽以慰其師之心而群來乞序於予
遂為之序

壽封君蓮溪田先生序

句勢冠冕

今上在位踰三十六年天下方樂有道之長朝廷之上
尤以恬晏豐豫為太平極治之嘉會天子端拱深居養
玄默致虛靜以納和介嘏而頤萬壽難老之祥十有餘
年之間群公卿士咸喜自得謂仕於化國而遊仁壽之

域其樂熙熙如登春臺所以祝聖人之壽者其儀孔多
而誠悃特至是時春官實司其禮而燕山迂翰適為郎
於禮部草具儀節陳飾器數勞忱備著蓋躬際休美而
受上之好賜甚渥可謂盛矣君以望資高拜廣東布政
司叅議職當宣布天子綏遠厚下德意推之政事以幸
百粵之氓尊高年養黃耆使老老之風達於嶺海雖遐
荒絕域亦熙熙然如京師之樂而後為能將明上指敷
錫在下而化國之長日不特在朝廷也君過家覲省尊
甫封君蓮溪翁翁年甫六十君拜慶於堂俯而興思曰
人道之重莫君親若矣楊也幸遭明時有列於朝預在

庭群工之末。獲祝聖人壽。且以職司獨效其勞。其又幸矣。今也蒙恩之官。便道獲拜其親。不又其幸歟。夫將宣布有道福民之澤。以老嶺海之長老。而老吾之老。以為之先。其亦可乎。乃以是歲五月某日之吉。稱觴于堂。盛上壽之儀。而乞言於某。曰。非得斯文也。楊將無以悅吾親。於是姻友尊輩相繼來速。某竊謂天子之恩。群臣厚矣。而尤厚於在廷之臣。廷臣之尊者。多已不及其親之存。駢蕃臚腆之寵。錫徒受以逸樂其軀而已。君雖未得預於尊者。恩厚之數。然有親而壽之。其樂有倍於逸其身者矣。蓮溪翁向所以教之。以移忠者。既得以獻之。

於天子。今也持其所受於上者。歸以為蓮溪翁悅。出有以顯親之教而入也。能顯君之賜。豈非人道之極。權臣子之備美哉。蓋聞今上嚴畏純一。竭內心之誠。以昭受上帝。而對越神靈之貺。佑如響答聲。禱之則必應。故能納和介嘏。真與天明天旦。相為游衍。出往萬壽之祥。不待群祝而自臻也。廷臣近光化訓。必有能參同德於密。勿契合之表者矣。遠臣庶民。宜未有能與於斯也。蓮溪翁專精恪謹。以上天為不可欺。而群神皆不宜褻也。夙興虔恭。至夜而不敢怠。一舉事一發言。必告之於神。神亦往往鑒其意而孚之。若相告語。豈非不詔而興於

上之教者耶。吾知翁之所以受福於神而承寵於君者。交益而未艾。而廷翰君之爲其親悅。尚有進於今日者。序以張之。併以爲俟。

侯梅峯翁壽序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望日南安侯梅峯翁生七十矣。同姓子弟與夫外姻賓友鄉閭之長幼咸以壽爲翁祝。而請予文者。則其姻李顥輩。而因吾外弟陳子和。以來子和在翁外姻之卑屬。而特爲翁所愛者也。故其請尤勤。予謂子和若輩。所以致愛敬於尊長者。竭其誠心。以願之。則又治其酒食之美。以進焉。飾其筐篚。以侑之作。其

鍾鼓以衍之。以安其口體。而樂其志意。斯亦可矣。而必以予文何哉。蓋翁雖伏處田野。不以文見其身。其於詩書之言。皆能習而通焉。挾冊吟誦。與儒生無異。其閱史。最詳。談其行事。名蹟。疊疊不休。至與人論難往復。處其可否。有條貫也。故於文。知貴之。而尤知貴賢者之文。而姻戚之欲悅翁之心。以祝其算。以爲幣帛之奉。將金石之考擊。皆末也。神氣之在於人。患其難全。而亦不欲其無所用。故詩書之士。旣若其泄越。而不全。田野之老。又牯於顥。固而不用。如是者。豈獨其性智有不足哉。其於永年之理。亦有所偏。而不得遂其宜也。侯翁旣不以文

見其身全其神氣老於田野之生業其於詩書之言泛涉而嬉獵焉以免於顛固之陋揆以求年之理翁於所取為兼而不偏矣其享壽宜也子和輩求其心之所悅者之在乎此請而得焉以致之於翁蓋予之文非有幣帛黼黻玄黃之章金革鏗鐃鞀鞀之節然適投乎翁心之所欲而知貴者於是焉而諉之以筐篚奏之以鍾鼓則其所飾者皆足以為侑所作者皆足以為衍宜有以樂翁之志意而增益其無疆之算而李顥輩致祝之誠豈不得哉故諾其請而為之序

壽蔡太夫人序

吾友蔡君道卿督學嶺南奉其母太夫人以往道卿出與諸生言學以道德性命之微要獎掖髦碩群趨朋至教法昌行而光華宣暢有先生之尊入侍高堂候承起居進退唯諾掬澗播灑躬勞事而執細物屬然若不及有子弟之勤諸生之學於道卿者悅其事親之實而信其所以為言太夫人之居於彼也樂其所以教人而安其所以事我心彌康而體彌平貌之癯者日以益腴星星之髮為之改黑不徒忘其非土之思而亦油然不知年數之邁也是歲道卿遷浙江叅政得以便道過家某以通家子入謁覩太夫人之貌之腴而髮之反黑也問

道卿之所以爲養者蓋藥洲之館督學憲臣所居在焉
池有可釣之儵鱗原有可擷之筍藿倚樊之椒負墻之
桂糝以爲芳辛而調其滑鮮於是乎取之非有烹羔擊
豕炮鱉膾鯉備極珍滋之饗也誦先王之書畧舉其義
以訓其文時人之言語近世之詠歌雜陳間諷以娛於
耳而鏗鉤哇咬之聲音無有也竒石嘉卉列於館之左
右御而觀之指其名而辨其品談其所從出與所由致
之以爲目玩而蹈舞妖姣之采色無有也然而太夫人
之神日以益凝而目視加明耳聽加聰口腹日以益充
朝夕之食欲加進也余退而告夫與道卿友者相與講

太夫人之賢蓋其所以安樂其耳目口腹者遠去世情
而獨出乎至性天常之間爲能有以樂其子之樂也是
月十四日爲太夫人誕辰於是謀所以爲太夫人壽者
莫不欲推剝肥牽綱擲蠹羸飪薌膈膏撰五味之珍以
爲饌撞鍾擊鼓絃瓠桐篠繁擘和會進以窈窕蹈奏應
節備音聲采色之美以爲樂以順適太夫人之口腹耳
目而康其心以介無疆之算則又相與言曰太夫人所
以安其子之養忘其年數而聰明疆溢四體和平其効
如此其必有不極味而珍不備聲色而樂而可以爲太
夫人壽者乃來委某以文是亦道卿所以爲養之志也

楊母劉太安人七十壽序

楊文貞公以相業名三朝其世澤家法之貽于後遠矣
贈考功黎山教授公承之以詩書禮義飭已誨人功業
各位雖祖孫不侔而家法之傳不替有加焉甚哉佐其
內者之難為賢也而劉太安人實配黎山公非獨志喻
行偶相勉以勤也且有以輔其所不及而效諫採於閭
奧冥渺之中猗與賢哉由其所自出論之劉氏世以科
第為邑舊闕而鐵心僉憲公之子七星先生安人之父
也鐵心風節高一時七星舉神童弱冠為鄉進士有文
行世故安人自幼至長耳目視聽非古圖史箴訓不接

於見聞也淑性慧資得於天賦而循約於姆方漸習於
保誨非一日之積矣宜其嬾于名門而能以德于行蚤
歲為賢婦中年為令妻今老矣歸然以慈教為嚴母而
壺範內則具善完懿藹著休稱昭在邦族發聞於海內
縉紳士大夫之間莫不知有泰和楊母太安人之賢矣
是歲太安人年七十五月十九日誕辰其子武東君載
鳴捧量移之檄過家為太安人壽昭武太守羅兩華公
遣使至清源山中屬某為文閩地遐陋某又賤廢然亦
知有太安人者也世之所謂能事其親者莫不以外物
之厚為可悅而親之所以安其子亦以厚外物之享為

吾樂惟其親之所安在此則子之所以爲事者徒足於嗜慾而觴缺於義理亦爲有以宜親之心而可以謂之世俗之孝若其子之好禮向道思以義理爲悅者而非親心之所宜則雖免於流俗之譏而未足以致門內之和猶爲之不能事其親云爾惟親之與子相喻於義理爲所處之盛而實爲人世所遭之難蓋關雎鷦鳴之什不歌於房中而女教放失婦人之喻義理者尤爲不可得見如太安人之爲母所以教武東君於爲士時已一出於立身講學之大端至其從之官舍在登州則勉以祥刑以貧爲有得在京師則勉以進賢退不肖不以賤斥爲辱夫世之所謂外物之美者可知已而太安人以貧爲得以失官爲榮蓋知夫謀於利者必怍於義固於權者必屈於職故其所安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武東君爲子則誠知所以爲事者矣使太安人之心之所安不在乎此亦何以樂其志意康其居起而爲娛老介壽之侑哉君之所遭可謂盛矣此歸拜高堂瞻覲慈顏融融洩洩之氣溢於眉目孫曾群從繞膝鄉人子弟在阼序之間芳旨陳前衍以鍾鼓出予文爲太安人頌宜筦爾頷之於以佐君觴祝之餘權亦昭武太守千里之情也

壽易太夫人九十序

易太夫人以令善懋閭儀爲鄉人大母於今年九十矣
太夫人長子愧虛先生德學爲一時所宗事太夫人孝
謹棄官歸養娑婆泉石之間以人倫爲悅先生行年七
十蒼眉皓鬢可以杖於國中矣其奉庭闈之懼起居扶
持嚴於爲子弟時率二弟時興時學朝夕謀所以安太
夫人者往往執其勞役治其細物以躬自勤爲至樂不
使弟代之也太夫人年彌高體彌健視聽聰明加於昔
時室中之事有當自爲不肯以屬卑幼其神思記注而
儀節該悉有女婦所不能者先生出爲鄉人父而入有
子弟之樂孝謹家法名於郡中先生之友多鄉之賢達

長者並有父之望於鄉以其與先生友皆母事太夫人
而鄉之才子弟多以父事先生者又事太夫人如大母
一時孝弟之風行於家達於鄉由太夫人之高年備福
其風大著而久洽方先王盛時養老之政行國中無見
遺之年非獨鄉之人能老其鄉之老而其家子弟皆無
不自老其老後世政失俗微寧獨老者不得爲鄉人所
事而已雖其子弟有不能老其家之老者矣而太夫人
所享如此蓋政俗微失之際獨於易氏之門追存治古
之風豈不盛哉然古之子弟知自老其老要其政有以
篤之使隆觀之使厚而未必其子之果能賢也彼老於

其子弟之老者雖得其所養而未必其氣昌神裕康疆
逢吉而無患也太夫人年高而體健猶能執女婦之所
治陶然宴豫於閨闈尊受子姓撰具侍娛之安而先生
又賢也是其所享有治古之老不能兼得而備有者豈
不爲充盛哉某在諸子弟中最不爲才而以父事先生
之日久當太夫人九十行年十二月二日誕辰之慶旣
從鄉之長者旅進百拜以祝太夫人無疆之算復見之
於文以發明其盛諸長者以某之言爲然遂書以爲祝
壽序

丘中丞夫人六十壽序

予於集齋仕學之輩皆後而公辱與之爲友公之政業
學術高朗膚敏隨施輒效所至有迹而其奇節之所震
曜醇行之所優悉動乎朝著敦於家族躬人之所不能
予心服且愧焉公間謂予曰恒言學弛於內嬾仕敗於
室謫予所以得有立而無歎於爲人者有內友之助也
予心識之時竊有以攷質訪驗之知公所爲予語其內
者信也久之遂託爲婚姻則家人脯修之問常相及而
公之夫人之賢知之備矣凡女婦有助於其夫者必其
夫之才有不足以公之英偉傑特在交游寮案鮮有能
佐下風而獨有得於夫人可謂難矣凡能助夫者其恩

禮所及施於宗族鄉黨則有之而朝廷之謨議四方之
經營非婦人才智所及也夫人事英偉傑特之君子而
施於朝廷之上四方之廣厥有助焉又可謂難矣以公
之言與予之所知則夫人之賢有不可以事舉而名稱
要爲行誼才智克對君子而與之並賢歟故公之存天
下之人慕聲光而效趨走可謂甚盛夫人之志不爲之
泰其御家防身斬然有常也及公不存孰不謂繁華盡
去門戶改觀而夫人之志不爲之餒所以御家防身如
一日公之遺光流風猶存四方賢者時時寓候起居宗
族鄉黨嚴夫人之繩檢而誦夫人之惠恤不異於公之
存也其所長有助於公之身而持公之身後至使光輝
不磨風烈無替其難又有甚焉雖公之賢所賴於內友
信有加而無疆與是歲嘉靖戊午七月八日爲夫人設
輓初度之辰於是年六十矣其子維楨維棻欲獻一觴
爲高堂介壽宗族鄉黨之賢而知夫人與其嚴且誦者
皆欲以爲夫人祝二子跪於堂下以請夫人曰中丞公
而存吾猶不欲侈然受子之獻况公之不存乎兒子猶
不欲受况受宗族鄉黨之長幼尊卑之祝乎二子不得
命皇皇以告予謀其宜否曰如先生以爲宜將固以請
予謂子之事親道固大矣知年而喜斯情之至也喜而

欲有獻獻而以為祝禮之所由生也是稱壽亦人子之
孝也思中丞公之故而拒子之請夫人所以教孝也順
其子之情使展其一事之孝而因圖所以思中丞公之
大者亦所以教孝也二子其行之夫人殆將許焉若夫
宗族鄉黨之祝則固非子之所能致而亦非夫人之所
得拒者又何謀焉二子再以請而後得命於是復以告
予曰因先生之謀而後得請敢乞言於先生以為壽吾
母將且大悅而安我之祈獻矣予不得辭而鄉之士夫
南宮之彥庠序之秀偕以言見屬遂見於序

李母金氏七十壽序

西方之法豈獨可行於其國而已克其清淨無慾之真
心慈悲善救之本性貫通乎日用應感之間則有夫婦
母子之倫亦足以默存其教而積善召祥之福動於人
事孚乎神理而家庭翕聚之樂服食滋殖之政何啻天
堂陟生繞以香花之奉飾以珍寶之供之為芳羨華貴
也哉西方之聖莫盛於瞿曇而天方以西之域身毒天
竺之派別自有其法蓋出於瞿曇而少異其清淨慈悲
主於修治惡業以精進善慧則一而已亦一方之聖也
入中國已非一日雖傳之者無如佛氏之徒之盛然佛
氏之徒已偽售飾習而為茲方聖人之教者猶不遠其

祖持法守戒顧嚴於爲佛氏者安得以其異於吾儒而
蓋嘗棄之耶金夫人者庠生李君一林約甫之母也幼
習茲方之教知以不貪不殺爲戒而天性所稟最有善
根獨能守其戒不壞故其在家爲女稱孝及婦于李翁
事舅姑能敬而敏佐夫子以勤儉起其家而以懿惠接
姻黨懷臧獲藹然有賢名於李氏之門翁雖棄夫人以
去夫人能持其家授約甫君以尺度謹禮而惇誼稱鄉
善士李氏卓爲泉之名家約甫尤念母氏之恩思所以
盡罔極之報孝養備至夫人高年彌康享其子之養可
以千百歲如一日可謂福矣一念清淨真體完明百行
之吉皆由是出以之致諸福之物如持券取負非僥倖
得之也西方之法何嘗無助於人倫世教顧欲區區誦
守固陋以非正法擯之盍觀於夫人之所處而有寤乎
某舅氏李小坡兄弟與吾弟性中皆游於約甫君最厚
而嘗拜夫人于堂也夫人是歲七十九月二十二日其
誕辰也故集合姻戚友朋以是日登堂舉一觴祝夫人
之壽而請賀言於予因書以授之使爲軸張於高堂以
助約甫君悅親之歡而愧於言之不文也

賀黃母蔣氏壽序

是歲嘉靖乙卯冬十月八日門人黃君大本之母蔣設

悅之辰也凡與黃君友者皆學問之士相與謀所以爲
蔣母壽者而來請文其所爲說曰凡族戚鄉黨之爲人
父母壽者其所以爲儀筐篚之將玄黃黼黻之煌煌也
蔣母自失其所天而育大本之孤以自存也疏衣菲裳
屏去華靡紛麗之飾拮据卒瘞朝夕不懈所以被其躬
者取足禦寒而已是不足爲蔣母將也其所以爲飲食
則牢醴肴核肥鮮甘旨充於品俎罇籩之奉者也蔣母
專居自約茹淡食糲粳無炊精而閣不皮肉非力不能
具味也將以苦其口腹以明嘗藥丸膽之志故處人之
所不能堪而常安是飲食之美不足以爲奉矣其所以
爲歌舞則姣曼嫋姝彰采施色繁節竒態以和桐蓀鍾
缶之聲爲可娛也蔣母言不聞於屏外而眎不踰閫憂
思之篤不忘乎心終其身聞樂未嘗樂而所以防閑其
耳目使不邇於非禮者蓋未嘗有樂之及聞也是尤不
足以爲娛矣故凡世之所以爲壽而可以盡其情物者
皆不足爲蔣母悅惟得君子之言以張之其可哉余謂
是則可矣然蔣母之年未六十也其壽未涯也稍需其
可請者則又曰蔣母之節完且著矣國家旌表之制必
年踰五十而後與之謂夫貞以立節者年至於是則無
邪之行底終而有恒之志可信矣蔣母之節宜旌五十

遵巖文集
卷之二十
之期已踰蔣母獨自歛抑不欲其子求聞之有司黃君
恬然內修竭志於善養忘他慕而輕外物以奉母之教
而力爲善也不以聞之有司而有司亦莫之聞也故吾
黨將以同然群志登堂稱壽代有司修問之文又得一
言以明之視臺臣覈疏之華未知孰爲輕重也余謂是
吾黨之責也遂見於文以副諸君今日之請而且以爲
他日使有司聞之以舉制令旌表之端云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